

传统视觉文化的现代转译之路——以隆昌石牌坊为例

宋悦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摘要】四川隆昌青石牌坊群是传统视觉文化综合体，蕴含着“孝、廉、德、善、吉、徙”等传统文化内涵。在建筑造型、雕刻纹样方面，凝结了典型视觉形态特征。本文聚焦于“现代转译”，探索从传统视觉文化到现代文创产品的系统性转译方案。运用现代设计语言提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主题，对建筑结构、动植物纹样进行简化、抽象与再设计，形成具有识别与时尚感的视觉符号系统，通过“以质达意”、“借物传情”、“以技生情”、“推广赋能”方法，将转译后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元素植入多元产品载体与传播场景。

【关键词】隆昌石牌坊；视觉文化；转译；文创设计；文化符号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0日

【出刊日期】2026年6月9日

【DOI】10.12208/j.ssr.20260204

The path to moder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visu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Longchang Stone Memorial Archways

Yue Song

Sichuan Winshare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Abstract】 The cluster of bluestone memorial archways in Longchang, Sichuan, re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visual culture, encompass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such as “filial piety, integrity, virtue, benevolence, auspiciousness, and migration.” In terms of architectural form and decorative motifs, it embodies distinctive visu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 translation,” explor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visu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It involves employing contemporary design language to distill modernity themes aligned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simplifying, abstracting, and redesigning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floral and faunal patterns to establish a recognizable and fashion-forward visual symbol system. Through methods described as “expressing meaning through material,” “conveying emotion through objects,” “fostering affection through skill,” and “amplifying impact through promotion,” the translated cultural symbols and visual elements are integrated into diverse product carriers and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Keywords】 Longchang Stone Memorial Archways; Visual culture; Translati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Cultural symbols

1 问题的提出

四川隆昌青石牌坊群，以其精湛的石刻技艺、深厚的儒家伦理内涵与独特的线性分布格局，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建筑艺术与社会治理的活态标本。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学术视野以来，相关研究已积累三十余年。纵观其研究脉络，焦点已从最初的文物普查、艺术赏析，逐步转向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如何实现其文化价值的当代延续与再生。这一转向的核心——“现代化转译”问题——如何将凝结于石质载体上的

传统视觉符号、文化叙事与精神价值，通过有效的设计、教育与传播策略，转化为能被当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所理解、接受并喜爱的文化产品与体验。通过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和述评，厘清隆昌石牌坊研究的价值发现与基础性调查、保护规划与旅游开发探索、多学科阐释与文化符号挖掘、数字化创新、教育融合与文创设计深化四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就与内在局限，明确“现代化转译”这一研究议题提出的学术背景与现实必要性。可为同类不可移动文物及传统视觉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研

作者简介：宋悦（1995-）女，四川内江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设计学。

究提供有益参考。

价值发现与基础性调查阶段(1990年代-2000年代初期)。本阶段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与描述性特征,主要任务是确认隆昌石牌坊的文物价值与文化地位,并完成基础的信息梳理。张强的《隆昌石牌坊群》^[1]是重要的早期介绍性文章。田林、杨静在《隆昌石牌坊刍议》一文中,系统梳理了历史与艺术价值^[2]。高倩在《隆昌石牌坊造型特征探析》文章中,开始了初步的学术化形态分析^[3]。研究者普遍强调隆昌石牌坊群的历史悠久性、规模罕见性与艺术高超性,将其定位为研究中国古代旌表制度、石刻艺术与川南地域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张强、彭永馨的专著《隆昌石牌坊》与郑论的《隆昌石牌坊》是此阶段重要基础性著作^[4]。此阶段研究多采用历史学、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方法,侧重于本体价值的挖掘与陈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但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对“保护”与“利用”的讨论尚处于萌芽状态^[5]。

保护规划与旅游开发探索阶段(2000年代中期-2010年代初期)。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与旅游产业的兴起,研究焦点转向如何协调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包富华、林玫、张秀梅等学者从旅游管理视角,探讨了牌坊的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曹大伟进行了跨文化的建筑比较研究。刘莉则从建筑技术史角度进行了专业分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静态保护”的局限性,主张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以利用促保护^[6]。研究开始关注牌坊的“文化资本”属性,探讨其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潜力。同时,数字化保护作为新兴技术手段被引入讨论。该阶段应用性研究增多,管理学、规划学视角介入。研究开始具有问题意识,关注遗产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矛盾与协同。然而,对文化内涵的深度阐释及其向现代产品转化的具体路径探讨仍显不足。

多学科阐释与文化符号挖掘阶段(2010年代中期-2020年代初期)。此阶段研究走向深化与多元化,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切入,对牌坊的文化内涵、艺术特征与社会功能进行深度解读,并初步触及“转化”议题。李燕探讨了民俗与艺术结合之美。李华扬则分析了其群聚成因。郑梦婷和李知谦一分别探讨了牌坊视觉语言在城市形象设计与文化符号在城市景观中的运用,标志着研究开始向“设计转化”实践迈进^[7]。主要观点:研究超越了单体艺术赏析,将牌坊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网络与社会语境中。学者们系统梳理了牌坊所承载的“孝、义、节、廉”等儒家伦理符号,以及动植物纹样

的吉祥寓意系统。开始认识到牌坊不仅是历史遗存,更是可被提取、转化并应用于当代城乡建设的文化资源与视觉符号。民俗学、社会学、符号学、设计学等多学科理论被广泛应用,研究视角空前丰富。对牌坊“文化符号”属性的认知成为共识,为后续的创意转化提供了内容基础。但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可用性”论证层面,对“如何用”即具体的设计转译方法、路径与评价体系缺乏深入、系统探讨。

数字化创新、教育融合与文创设计深化阶段。这是当前最活跃的研究阶段,响应国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号召,研究焦点集中于利用数字技术、教育载体和文创产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译”与传播。周燕探索了将隆昌石牌坊文化通过数字化策略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农村幼儿园绘本开发及美术活动的路径。沈思廷探讨了数字化背景下的保护与传承对策。在文创设计实践层面,范曦专注于故事绘本的设计实践。罗梓皓等对旅游文创的特色化进行了研究。此阶段研究高度聚焦于“应用”与“转化”,实践导向鲜明。跨领域融合特征显著,涉及教育学、设计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等。开始出现针对特定转化形式的深度案例研究。这标志着隆昌石牌坊研究正式进入了以“现代化转译”为核心议题的新阶段。尽管研究成果丰硕,但站在“现代化转译”的系统性要求下审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设计转译的路径研究碎片化,跨学科整合停留在表面,未能形成以“转译问题”为中心的、有机整合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2 视觉文化维度中的隆昌石牌坊

牌坊,亦称牌楼,是中国特有的纪念性建筑,其形态与功能深刻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伦理、经济状况、审美取向与地方观念。它源于汉代里坊制度的坊门,起初用以标识和分隔聚居单位。后世其功能与形态不断演化,常建于寺庙、园林、街衢之前,起到空间界定、景观烘托与氛围营造的作用。自唐宋旌表之风盛行以来,牌坊更发展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由官府敕建以褒扬忠孝节义、科第寿考等德行,成为树立道德楷模、教化乡里的物质载体。正因其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信息,牌坊成为今日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亦常成为地域文化的地标与旅游热点,如潮州牌坊街、澳门大三巴牌坊等。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隆昌市以其存世数量多、分布集中的青石牌坊群而著称。

隆昌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历史地理位置极为关键。据考,古隆昌踞六路要冲:西北经驿道通成都、兰州及河西走廊;东接重庆,连通湖广;南经毕节可达镇

远；北穿剑门关可抵秦岭；西向可入云南；东北经安岳直达南充等腹地。正因为处于如此便捷的交通网络枢纽，隆昌自古便是“舟车之都会，商贾之辐辏”，形成了“以道置县，以道兴城”的发展格局，促进了地方的经济繁盛与人文荟萃。明清时期，当地为旌表功德节孝，盛行在通衢要道树立牌坊。又因隆昌盛产质地坚硬、适宜精雕的青石，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石牌坊群。

关于隆昌牌坊的历史数量，文献有明确记载。据《隆昌县志》及1954年四川省第四文物调查组的普查资料，隆昌境内曾有青石旌表牌坊六十九座，另有一百七十一座属于庙观、祠宇的镇山门坊^[8]。其中，已知建造年代最早者为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所建之“岱宗坊”，最晚者为民国十四年（1925年）所建之“陈刘氏节孝坊”。历经自然侵蚀与人为损毁，隆昌青石牌坊今仅存十七座。其中十三座尤为珍贵，呈线性密集分布于原南北关古驿道之上，形成蔚为壮观的“牌坊街”景象。南关现存七座，依次为：郭王氏功德坊、觉罗国欢德政坊、李吉寿德政坊、节孝总坊（一）、节孝总坊（二）、舒承湜百岁坊、郭玉峦功德坊。北关现存六座，依次为：肃庆德政坊、刘光第德政坊、孝子总坊、牛树梅德政坊、禹王宫山门坊、郭陈氏节孝坊。其余四座散见于各乡镇：响石镇有杨邱氏贞节坊，石燕桥镇有斗拱式镇山坊，渔箭镇有嵌瓷观赏坊。这组保存相对集中、序列完整的石牌坊群，为研究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的政治、伦理、建筑、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标本^[9]。

隆昌石牌坊并非孤立的建筑单体，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地理语境中生成的、意义丰富的“视觉文化文本”。对其进行现代化转译的前提，是完成对其文化内涵与视觉形态的系统性“解码”。

2.1 文化内涵的现代化转译：从历史叙事到当代价值阐释

隆昌石牌坊的内涵，根植于“因道而立，以石为载”的生成逻辑中。隆昌地处“六路要冲”，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与移民交汇之地，驿道文化带来了人员与信息的流动，也促成了多元价值观念的碰撞与融合。本地丰富的青石资源，则为这种文化观念的物化表达提供了绝佳物质载体。牌坊，作为纪念性建筑，是一部“立体史志”与“可视化道德图谱”，其旌表内容共同编织出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意义网络。现代化转译，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与价值重估，从中提炼出能与当代社会语境、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共鸣的精神内核。

孝义文化及其当代伦理转化。以“孝子总坊”、“节孝总坊”为代表，此类牌坊集中体现了传统宗法社会以

“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与妇道观念。在现代化转译中，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剥离其中与封建礼教紧密捆绑的压抑性成分，选取凸显其超越时代的普世伦理价值，如对长辈的敬爱、对家庭的奉献与基于血缘的深厚情感联结。这实质上是将一种基于等级与义务的传统“孝道”，转化为一种基于平等与情感的现代“家庭关爱”与“代际和谐”理念。

廉政文化及其现代政治文明呼应。以刘光第、牛树梅等五座“德政坊”为代表，它们是对历史上清官贤吏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事迹的国家级旌表，凝聚了民众对清明吏治与社会公正的深切期盼。这一文化维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倡导的“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理念存在深刻的精神同构性。将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从具体的封建官僚体系中抽象出来，将其塑造为超越时代的“公仆”精神与职业操守的象征，从而为当下的廉政教育与政治文化建设提供生动而具象的本土历史资源，赋予其历史纵深感和文化亲和力。

德善文化及其公共精神培育意涵。以“郭玉峦功德坊”为代表，此类牌坊旌表乐善好施、修桥铺路、热心地方公益的乡绅或民众。它彰显了中国传统社会超越家庭范畴的民间互助精神与地方自治中的公共性。在当代陌生人社会和公民社会构建的背景下，弘扬超越亲缘关系的利他主义、社会责任感与社区参与意识。这有助于将传统的、基于地缘与声望的“乡绅善举”，转化为现代公民自觉参与社会建设、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精神”与“志愿者文化”，服务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吉祥文化及其普遍生命情感联结。以“舒承湜百岁坊”为代表，其装饰中大量出现的寿星、仙鹤、寿桃、蝙蝠等意象，直指人类对健康、长寿、平安、幸福等终极福祉的永恒追求。这一文化维度最具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其情感基础是共通的。现代化转译在此处的任务相对直接而有效，即通过现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和表现这些吉祥符号，使其脱离原有某些特定的神秘信仰框架，转而纯粹表达对生命繁荣、生活美好的积极祝愿，从而轻松地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与情感需求建立紧密连接。

迁徙文化及其多元身份认同启示。以“禹王宫山门坊”为代表，作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的历史见证，此类与会馆建筑结合的牌坊，标识了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与原乡记忆。它揭示了隆昌文化底蕴中的移民基因与包容特性。在当代人口流动频繁、文化多样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转译这一文化维度，重点在于挖掘其蕴含的“迁徙-适应-融合”叙事，从中提炼出关于文

化适应性、身份建构、社区融合以及“和而不同”的智慧。这可以为理解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现象、促进不同群体间的文化理解与共融，提供一种历史维度的参照与话语资源。

综上所述，隆昌石牌坊所承载的五大核心文化内涵，并非彼此孤立的标签，而是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塑造了其“地域性、教育性、多元性”的复合文化特征。现代化转译的精髓，将其从历史的、地方性的道德叙事，转化为能够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社会构建与日常生活美学的、富有层次感与生命力的现代文化叙事资源。这一诠释与转化过程，是后续视觉符号提炼与设计载体创新的根本前提与内容基石。

2.2 视觉符号解析：从形式到象征意涵

隆昌石牌坊文化内涵，通过高度程式化、系统化的视觉符号系统表现，视觉形态解析为“建筑造型”与“装饰纹样”相互作用、意义共生，分别构成了系统的“结构文本”与“象征意涵”。

2.2.1 建筑造型的“形式语法”与空间美学

隆昌石牌坊群在建筑形制上主要以四柱三门三重檐五楼的官式牌坊为主，其形式语言遵循着一套严谨的古典建筑美学法则，呈现出稳定、和谐、富于韵律的视觉特征。

结构逻辑与比例之美。牌坊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三分”理念，结构逻辑清晰。整体造型庄重稳定，柱、枋、楼、顶之间的尺度与比例经过精心推敲，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强调秩序、法度与中和的审美理想。檐楼组合灵活运用庑殿顶、歇山顶等官式做法，在统一中寻求微妙变化，形成富有节奏的竖向构图。

中轴对称的秩序美学。绝大多数牌坊采用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明间开阔高大，次间相对收束，形成明确的主从关系。这种强烈的轴线感和对称性，不仅是结构稳定的需要，更是传统社会等级秩序、中庸平衡观念在空间形态上的直观投射，营造出肃穆、崇高的礼仪性氛围。

虚实相生的空间韵律。牌坊巧妙处理“虚”与“实”的辩证关系。下部由立柱分割出的门洞空间通透开敞，与上部由额枋、匾额、花板及密集雕刻构成的实体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尤为精妙的是，上部的实体雕刻常采用镂空、透雕等技法，使其“实中有虚”，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虚实交错、光影斑驳的丰富视觉效果与空间韵律，避免了大型石构建筑的笨重感。

2.2.2 装饰纹样的“象征词汇”与意义叙事

雕刻装饰是石牌坊艺术价值的核心，其纹样系统

并非单纯的视觉美化，而是一套高度符号化的“象征语言”，严格遵循“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原则，承担着道德训诫、身份彰显与祈福纳祥的功能。

动物纹样的谐音与象征。常见动物纹样承载着特定的文化隐喻。龙凤象征至高无上的祥瑞与权威；狮子寓意威严镇守与辟邪纳吉；蝙蝠因谐音“福”，成为“福气”的通用符号，常见“五福捧寿”构图；喜鹊象征喜庆，多用于“喜上眉梢”等主题；白象则代表吉祥与力量。这些纹样多运用谐音、比拟、象征等手法，将抽象观念转化为具象图像。

植物纹样的比德与寓意。植物纹样常被赋予人格化的道德品质。梅花凌寒独放，象征高洁与坚韧；兰花幽谷自芳，寓意君子谦逊与品德高尚；水仙清雅脱俗，比拟冰清玉洁；牡丹雍容华贵，代表富贵荣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喻指品行高洁。这些纹样通过“比德”传统，将自然物的物性特征与儒家倡导的人格理想相联系，实现“以物载道”。

叙事性雕刻的图像化述行。部分牌坊的核心区域雕刻有戏曲场景、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这些叙事性浮雕并非普通装饰，而是对所旌表人物事迹或其推崇价值观的图像化叙述与视觉强化。它们将文字性的旌表内容转化为更直观、更具感染力的视觉场景，是对牌坊核心教化功能的直接阐述，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宣教性。

3 从传统到现代的三维度转译之路

将隆昌石牌坊的传统文化与视觉资源转化为当代受众，特别是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需要一套系统的“转译”机制。这一机制包含从内容到形式、从静态到动态的三个递进维度。

3.1 文化叙事的当代重构——从历史教化到情感共鸣的叙事转换维度

传统牌坊的文化叙事根植于旌表与教化的社会功能，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性、伦理性与单向传播特征，与当代受众的接受习惯存在隔阂。现代化转译的首要环节是实现深层的“叙事转换”，其核心是从基于历史权威的“教化灌输”转向基于价值共鸣的“情感连接”和“意义共享”。这一过程要求对传统精神内核进行创造性诠释与再情境化，运用当代话语与视觉语言进行再编码，以建立与现代社会生活、情感结构及价值观的有效连接。

(1)主题的萃取与话语重构。直接沿用“德政坊”、“节孝坊”等历史称谓虽具本真性，却因语义的历史距离感而阻碍传播。重构的关键在于对固有概念进行语

义提纯与现代表达转换,即剥离其时代局限性的外壳,萃取其跨越时空的积极伦理内核,并借助双关、谐音、意象关联等现代修辞策略,转化为更具亲和力与传播力的主题短语。

将蕴含“清廉为民”精神的德政文化,重构为“好事廉廉”,谐音“好事连连”,在吉祥如意中嵌入廉政核心,实现从官僚评价到民生福祉的话语转换;将体现“乐善好施”的功德文化,提炼为“善心二义”,强调行为中的仁爱之心与道义之责,衔接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精神。此种重构本质上是深度的跨语境翻译,为后续视觉转化提供了适应现代传播的“意义脚本”。

(2) 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亲和力建构。为消弭历史人物的抽象性与距离感,需对其进行视觉符号的活化与人格重建。风格设定的卡通化与写意化。摒弃严肃写实,采用适度夸张、概括提炼的手法,在考据清代服饰等基本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处理,建构兼具识别度与亲和力的视觉符号,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符号嫁接与语境融合。将历史人物与广为人知的民间文化符号或现代生活元素创意嫁接。例如,将清官形象与“包公”的公共认知关联,快速建立廉洁象征;为百岁老人添加现代生日元素,将其转化为可共庆的“寿星”符号。此策略利用受众“前理解”,有效降低认知门槛,激发情感共鸣。

(3) 叙事文本的图像化与戏剧性转译。为增强感染力,需将文字记载的概要事迹转化为动态、场景化的视觉叙事。从概要到场景。选取关键情节进行视觉定格与放大。如描绘“肃庆开仓赈灾”时官民互动、分发粮食的具体场景,突出“共度时艰”的温情与责任感;从独白到对话。采用多人组合、富有互动性的群像构图,通过姿态、眼神与动作联系构建戏剧性张力。如表现“郭玉峦为民诊病”时医者的专注、家属的期盼及助手的协助,形成故事性画面单元;情感基调的营造。有意识地运用色彩、线条、光影等视觉语言,注入温暖、崇敬等积极情感基调,使道德叙事转化为有温度、可共情的视觉故事。

3.2 从“繁复雕琢”到“简约符号”视觉符号的体系提炼维度

传统石雕艺术以其繁复精密的工艺著称,但其原生形态直接移植于现代日常生活用品时,常因体量感、形式语言的时空错位而产生审美隔阂。因此,必须对其实体视觉元素进行设计学意义上的萃取、简化与体系化重构,完成从“历史性摹写”到“当代性符号”的转译。

(1) 建筑造型的线性抽象与结构符号化。原生牌坊的实体性、体量感及其丰富的细节雕刻,构成了其现场感知的庄严性,却不利于现代多维传播与应用。转译的关键在于,超越对物质实体的模仿,捕捉并提炼其最具识别性的结构基因。具体方法是:保留“四柱三门三重檐”的基本构成框架与“檐楼错落”的节奏特征,彻底摒弃石材的厚重质感与细部雕饰,将其概括、提炼为纯粹、简洁的线性轮廓。通过对不同类型牌坊(如德政坊的庄重、节孝坊的端丽)在整体比例、檐角起翘弧度、斗拱简化形式上进行差异化处理,可以形成一套既共享核心“家族”特征,又各具个性标识的标准化视觉符号系统。此符号系统具备了极强的可缩放性、可复制性与可组合性,能够灵活应用于从平面标识到立体产品的各类载体。

(2) 装饰纹样的几何归纳与语义活化。牌坊上承载着特定文化隐喻的动植物纹样,是转译的另一重要资源库。其现代转译需遵循双重原则:形式简化与语义存续。形式的几何化归纳:对龙、凤、狮、蝙蝠、梅、牡丹等典型纹样,需剥离其高度写实与繁缛的装饰线条,强化其最根本的外形特征与动态趋势,并融入点、线、面等现代几何构成语言进行重构。例如,将蜿蜒的龙身概括为富有张力的曲线组合,将层叠的花瓣归纳为简洁的叠套几何形。意象的亲年化转译:对于瑞兽等动物纹样,可在几何化基础上进行适度的“卡通化”或“萌趣化”处理,通过圆润造型、夸张表情等手法,在保留其原始吉祥寓意的同时,注入亲和、轻松、时尚的情感特质,使其更契合当代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审美心理与情感诉求。

(3) 色彩体系的萃取与当代重构。隆昌牌坊的本体色彩(青灰色)源于材质本身,虽古朴但单一,且与现代多彩的消费环境存在距离。色彩转译需跳出材质限制,进行历史色谱的考据与当代转译。可溯源至牌坊所属历史时期的典型艺术品类,提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色系,如霁红、明黄、石绿、宝蓝、茄紫等。转译时,并非直接照搬,而是通过系统性提升其明度与纯度,打破传统色彩常有的灰调倾向,形成一套鲜艳、明快、富于视觉张力且具有文化溯源性的现代色彩体系。这套色彩方案在与简化后的造型、纹样结合时,能形成强烈的“古今对话”效果,既暗示了文化渊源,又赋予了产品鲜明的时代感与市场吸引力。

3.3 设计载体的情境化融入维度

设计实现了观念到物化的转译。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超越将文化符号简单附加于产品表面的“器物陈

列”模式，转向一种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情境、激发多层次互动体验的“体验传播”模式。

(1) “以质达意”材质转译与感知重构。材料不仅是产品的物质基础，更是传递文化气质、营造感知体验的关键语言。通过材质的创造性转译，在对比与对话中重塑用户对文化的身体感知与认知理解。使用纸雕立体拼装模型。利用纸张的轻质、可塑性及激光切割的精度，将牌坊建筑结构、典型纹样进行分层解构与设计，转化为可自主拼装的DIY模型。这一转译实现了从石材的“重”“固”“冷”到纸张的“轻”“构”“暖”的感官转换。拼装过程不仅是对牌坊复杂斗拱与造型逻辑的沉浸式认知，更在亲手构建中，将宏大的建筑遗产转化为个人可掌控、可完成的智力游戏与情感成果，完成从“仰望”到“触摸”再到“理解”的深度体验。

综合材料首饰设计。提取牌坊建筑中精妙的榫卯结构智慧，将其微型化、抽象化，应用于可拆卸、重组的木质项链吊坠设计，使佩戴者在把玩、组合中直观体悟传统建筑智慧。同时，将提炼的视觉符号与银、镀金等现代首饰金属结合，设计成胸针、耳环等。材质从“纪念性石材”到“装饰性贵金属”的转换，使文化符号得以无缝融入现代日常着装美学，成为个人品味与身份认同的时尚表达。

(2) “借物传情”日常浸润与意义附着。文化传承的最高效途径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实践”与“使用”。将转译后的文化符号，系统化地植入高频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使文化在无声的“用”中实现持续浸润与意义附着。开发以“牌坊文化”为主题的生活用品系列，如口罩、手机壳、环保帆布袋、创意红包、文具等。将卡通化的人物形象转化为极简的表情符号，印制于口罩侧面；将植物纹样进行几何化、构成主义式的排列，应用于手机壳背面。这些产品作为“伴随性文化媒介”，因其高频使用与身体亲密性，能够在不增加用户负担的前提下，持续、自然地传递文化信息，将宏大的文化叙事转化为私人的、情感化的日常陪伴，建立稳固而持久的情感连接。

(3) “以技生情”手工互动与情感增值。相较于被动消费，主动参与创造能带来更深层的情感投入与文化认同。本策略旨在通过设计引导用户进行手工制作，在“身体力行”的互动中深化对文化细节与工艺精神的理解。

实践路径：开发一系列以牌坊建筑构件或核心纹样为主题的DIY手工体验材料包，如刺绣套件、拼图、模型彩绘套装等。用户在亲手缝制一针一线、拼接每一

块构件的过程中，其注意力被引导至纹样的精微之处、结构的巧妙之理。这种专注的、耗时的“劳作”，不仅是一种减压的手工活动，更是一种“体化实践”，能够将用户从文化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乃至“共创者”。完成作品所带来的成就感，与制作过程中注入的专注力相结合，将转化为对文化内涵更深层的认同与独特的个人化情感记忆。

(4) “推广赋能”：动态叙事与跨媒介传播。在数字时代，静态产品的传播力有限。本策略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叙事维度，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闭环，激发用户的二次传播行为。为每一个文创系列或文化主题，开发配套的动态视觉叙事。例如，将主题插画制作成富有情节性的短动画或动态海报，生动呈现牌坊背后的历史故事。在产品包装、展示页面、线下空间设置二维码，用户扫码即可观看。这种形式不仅更符合数字原住民的视觉阅读习惯，能以更富感染力的方式“讲述”文化，更能将实体产品转化为连接数字内容世界的入口。它实现了从“产品消费”到“故事体验”的延伸，并利用社交媒体易于分享的特性，激发用户的自发传播，形成“产品为载体，内容为引擎，分享为扩散”的整合传播生态。

4 结语

四川隆昌石牌坊群的视觉文化系统性研究，有益补充了传统视觉文化的现代转译路径。在文化叙事层面，通过对其所蕴含的孝义、廉政、德善、吉祥、迁徙等多维文化内涵进行深入解码，从“历史教化”到“当代情感共鸣”的叙事转译。剥离了其特定历史时期的封建性外衣，提炼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现代人类普遍情感相契合的精神内核，并运用当代话语进行再创作，注入新的叙事动力；在视觉符号层面，对牌坊的建筑“形式”与装饰“象征”进行了符号学解析与设计学提炼，完成了从“繁复雕琢”到“简约时尚”的视觉转译，丰富了现代设计方案；在设计载体层面，提出了“以质达意”、“借物传情”、“以技生情”、“推广赋能”四大情境方案，推动文化从“静态器物陈列”走向“动态生活体验”和“互动传播”。构成了一个从意义阐释、形式转换到情景的转译方案。

隆昌石牌坊的案例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文化肌理的深度理解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情感连接是衡量转译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一切努力最终需指向在冰冷的物质遗存与温热的现代生命体验之间，架设起可感知、可参与、可共鸣的情感桥梁。

本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工作，仍存在明显的局限

性,并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的转译模型虽然系统,但其效度与普适性仍有待更多元案例的实践检验与修正。研究在用户维度的探讨尚显薄弱。如何超越笼统的“现代受众”或“游客”概念,进行更精细化的市场与用户研究,实现真正的分众化设计,是提升转译精准性与市场接受度的关键。

传统视觉文化的现代化转译之路,是一条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创造性路径。以学术研究为根基,以设计为桥梁,以传播与体验为扩展,活化物质文化。

“叙事—符号—载体”将进一步向“用户精细化”“技术深度融合”“产业生态构建”三个方向拓展,形成更为立体、动态、可持续的文化创新系统。传统视觉文化才能真正摆脱“遗产”的静默姿态,在当代社会的血脉中奔涌不息,成为滋养现代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 [1] 张强.隆昌石牌坊[M].四川: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
[2] 田林,杨静.隆昌石牌坊刍议[J].文物春秋,2004(5):41-48.

- [3] 高倩.隆昌石牌坊造型特征探析[D].四川大学,2006.
[4] 张强,彭永馨.四川隆昌牌坊对南北牌坊建筑形式的传承与发展[J].美术大观,2015,(03):74.
[5] 张强.隆昌石牌坊[M].四川: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
[6] 刘莉.川南石牌坊建筑形态特征与建造技术[D].西南交通大学,2012.
[7] 郑梦婷.隆昌石牌坊视觉语言在城市形象设计中的运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8.
[8] 四川省隆昌县志编纂委员会.隆昌县志[M].成都:巴蜀书社 1995:58.
[9] 郑论.隆昌石牌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02.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